

十八羅漢——醫者的容顏

一九五〇年，
時代的巨變未歇，
數以萬計的家庭在這場歷史激流中，起伏不定。

多舛的人生劇本有難以承擔的苦！
原本即將結束的飄蕩生涯、
願望一次順遂的歸鄉之旅，
終究抵擋不住老天的捉弄而夭折，
少年尹文耀頓失所依的是心中堅強的靠山——
讓自己愛恨糾結的父親。

一場病痛，雖然讓回「家」的路晚了十年，
卻造就了一心無悔的慈悲醫者。
當青年尹文耀再次踏上台灣這片土地，
又喜又怕的心情湧上心頭。
一份對病人身心渴求的體悟，
在台灣這片朝思暮想的家園上，
綻放朵朵希望的花蕊。

這是關於一位以推動器官捐贈為職志醫師的故事
——大林慈濟醫院的尹文耀。



十八羅漢之七

生命馬拉松

大林慈濟醫院一般外科主任 尹文耀

文·圖 / 于劍興

嗚呼！嗚呼！嗚呼……

下午三點鐘，救護車的警笛漸次地接近，一進入急診室大門外通道，率先跳下車的尹文耀，提起裝著甫摘除的腎臟，箭步跨入大門直奔開刀房。此時，距清晨五點和泌尿科主任孫紀征北上為捐贈者摘除器官，已經過了十個小時。

在開刀房裡，尹文耀仔細的為這枚腎臟進行初步整理，隨後到病房確認最後的配對結果，以及受贈者的情況。下午五點整，病人進入開刀房，承載著捐贈者的祝福、受贈者與家屬的希望寄託，尹文耀帶領移植團隊劃下第一刀。

和生命的馬拉松競賽

牆上時鐘無情的滴答流轉，在手術室中，挑燈夜戰的醫療團隊正聚精會神，確實執行每項動作，等在門外的是既期待又恐懼難安的家屬。手術在晚間十點順利結束，進入另一個等待的關鍵時刻。而此時距離器官摘除已經過十七個小時。

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從開刀房送出，轉到外科加護病房，接下來的六到八小時，每一分、每一秒都讓人坐立難安！



二十年前的尹文耀，在心中已灑下行醫助人的種子。

已許久未闔眼的尹文耀繼續撐著，和病人一起關注，只為看到那「珍貴」的尿液從管子緩緩滑落到袋中，「這是一種難以形容的興奮」尹文耀說，他自己興奮莫名，更為病人高興，因為病人也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尿了。



在手術及觀察期過後，一天未闔眼的尹文耀終於累癱在地上。

「小便如果出來，就代表著手術成功了一大半」，趴在病床邊凝神等待的尹文耀說，「如果因為疲累去睡覺，就無法掌握病人可能水分、尿液不夠的情況，到了第二天情況可能難以收拾。」到了第二天天初露魚肚白，距離前一天摘除器官，已度過漫漫的二十四小時。來不及回到家裡，尹文耀已經氣力放盡癱睡在地上。

每當電話響起，可能意味著十個小時、二十四個小時……甚至更漫長的一場搶救生命的馬拉松賽已經鳴槍起跑，包括醫師、社工、志工，全面啟動。

從走上外科，到致力於器官移植的領域，尹文耀走在一條不被看好與支持的路上，但他始終甘之如飴；因為在少年的他心中，早已經埋下付出愛心的種子。

父親的兩只皮箱

約莫從四歲有記憶以來，幼年的尹

文耀便把父親的飄忽來去，當作稀鬆平常，儘管心中有百般的不願。講了一口流利的台語，但尹文耀不僅出生在緬甸，也在那邊渡過了人生的年少時光。父親在一九五〇年追隨著國民政府從大陸遷到台灣，但他的腳步並未停歇。在台灣尚未退出聯合國前，為了國際外交的需求，尹文耀的父親往返於東南亞各國和台灣之間，而包括尹文耀在內的五個兄弟姐妹，都是在「流浪」的過程中誕生。

「父親有兩只皮箱，一只是要出國工作；另一只，是準備到牢裡！」在父親風光的工作背後，其實隱藏的是難以預料的人生風暴，對尹家的孩子而言，他們相信父親一定會回來，只是沒有時間表，更難以期待。對父親愛恨交加的尹文耀說，「其實，覺得父親很了不起，因為他是為了國家的未來而努力著。」

而在冥冥之中，尹文耀也逐漸踏著父親的腳步，只是付出的方式不同。

在父親的安排之下，從緬甸高中畢業的尹文耀終於有機會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。找好了房子、通過了軍校的面試，只要到文化大學附設的語言進修班做三個月短期進修，就能入學。眼看就能和父親走一樣威風的路，但在回緬甸準備後續的事情時，向來健壯的父親卻就此一病不起；隨著癌細胞的轉移，尹文耀心目中的「山」就此倒下。

從來沒有想過要當醫師

父親軍人的威嚴、為國家奉獻的形象深烙在自己的腦海中，並且在父親的安排下，走上軍旅生涯原本該是再自然不過的。

而這次和父親回到緬甸後，尹文耀在醫院陪伴父親渡過大半年的時間，也將課業放下。其實，這是難得與父親長時間相聚的時光，但也讓他發現，住院的病人、家屬是多麼地渴望受到關懷。

「心目中的父親總是高高在上、令人崇拜，非常的有威嚴。」尹文耀說，但是，每當父親在醫護人員來時，眼神卻閃爍著求救的訊息；然而，每當看到醫護人

員僅只是木然地執行醫護責任時，讓尹文耀產生一股深沉的震撼，「自己的心在泣血！」尹文耀說，醫護人員在面對病患身心的痛楚、面對家屬的焦慮不安時，為什麼不願意多付出一份愛？！如果自己去當軍人，也許有一天也能當很大的官，但若能夠從事醫療工作，能讓自己有機會付出更多的愛心，那可能是社會更需要的。對於軍人的崇拜，便逐漸退隱，藏在尹文耀的內心深處。

當父親往生離去，尹文耀哭得慘烈，但這樣的悲傷很快就收拾好，因為他將悲痛化為行動的力量。儘管已經有半年沒有碰過書本，儘管自己在高中的功課只能算是中上，但想要當醫師的願力無窮！再加上許多好朋友輪流到家裡協助他讀書，兩個月的準備，讓自己考上緬甸仰光大學的醫學系。

從仰光大學醫學系畢業的尹文耀，早已迫不及待要回到自己的家——台灣。



尹文耀一家人

儘管醫師在緬甸的地位崇高，但再多的誘因都抵擋不住歸心似箭的他，因為這條回家路已經盼了十年。

一九八五年，當飛機落地，再次腳踏台灣的土地，沒有熟悉的景物與朋友，一切都要自己承擔。儘管心中有些許的緊張不安，但興奮、想要為台灣做些什麼的想法，終能讓他安穩下來。

在成大醫院的行醫過程中，尹文耀獲益良多，其中包括現在的牽手。大概在一九八六年間，尹文耀從台北亞東醫院來到剛開幕的成大醫院，因為人少、沒什麼後援，他必須開始面對許多事情，但因為許多阿公阿嬤病人的寬容與教導，「他們總願意聽我說著很糟糕的台語，就算說錯了也不會笑，就像是自己的台語老師。」尹文耀的台語進步的很快，也逐步的融入台灣的生活中。

只要為病人好，就放手去做

一切都要「怪」當時成大醫院的外科主任，帶領著尹文耀等醫師到花蓮參觀。「一到那裡就覺得非常想留下！」尹文耀說，「花蓮有山有水讓人心曠神怡，但更重要的是慈濟醫院讓人不覺得它是醫院，反而讓人感到很溫馨，於是馬上就決定要留下來去嘗試新的挑戰。」後來也證明尹文耀的決定正確，因為有上人、林副總和曾文賓院長的支持，只要是為病人好，就可以放手去做，否則他恐怕也沒有勇氣努力下去。

一個又一個的車禍個案在尹文耀心底激

起漣漪，醫院尊重生命的理念也在腦海中盤旋。每當遇到因車禍發生，要捐贈器官的大德，除了志工的關懷，醫療團隊最多只能打一通電話，請台大、榮總來取器官，卻不能再做些什麼，多麼讓人遺憾！因此也激起尹文耀去挑戰的念頭。儘管器官移植的難度高，但只要能為病人做得更多、滿足他們對靈性的要求，不會再有任何遺憾，就是值得嘗試與努力的目標。

一九九五年慈濟醫院成立器官移植小組，尹文耀隔年便在醫院的支持下前往美國，擔任匹茲堡醫學中心移植中心的臨床移植研究員。這個契機也成為尹文耀人生的另一個轉戾點。「儘管很多人勸自己不要走外科、不要走器官移植，因為在一個團隊裡是無法讓個人聲名大噪的。」但就像是一條不悔路，尹文耀越走越堅定。

在國外，尹文耀看到許多心中景仰的醫師，原本只可能從書本中一窺堂奧。例如T.E. Stargl醫師成功完成全世界第一例肝臟移植手術，尹文耀想要看看他究竟有何三頭六臂。結果在參與手術過程中，沒有個人的英雄主義，但見高齡八十歲的Stargl醫師讓一個團隊完美的運作、搶救生命。原來團隊才是最美的！

器官移植，讓生命更精采

從美國回來，眼界大開的尹文耀躍躍欲試，期待著讓醫療有更大的發展空間。兩千年八月，尹文耀在一切從頭開始的情況下，營造大林慈濟醫院堅強的



在美國器官移植團隊的合作無間，讓尹文耀深刻體認團隊最美

器官移植團隊，在隔年就已完成第一例的腎臟移植手術。

對尹文耀而言，器官移植是一項自己有興趣的挑戰領域，看著器官被種下、發揮功能，是一件讓人驚奇的事！「器官移植對外科而言，或許不是必要的東西，但卻是一個很好的選項，可以的話，就應該去選擇，因為它可以考驗、帶動很多東西。」尹文耀說，「像是腎臟、肝臟的移植，需要很多的醫療人員投入、合作，能夠讓各醫療科進一步成長與發展，無形中也會產生一股不斷向上提升的良性壓力。」

對於受捐的病人，也許器官移植後只有十年的使用期限，但試著想想看，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，這十年將是一生中

的重要、精華時段，只要讓生活品質能夠提升，他便可以充實地過生活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算十年後再回頭洗腎，相信他已經完成了許多重要的事情，更能擁有許多精采的回憶，這一切將是非常值得的。

「沒有一個家庭，因為幫家人做了器官捐贈的決定而後悔！」尹文耀篤定的說。器官捐贈的阻力，來自於許多觀念的迷思，尹文耀說：對於捐贈者來說，也許身體已經不能用了，但與其燒掉、埋掉，倒不如做些有意義的事，捐贈者也會感謝幫他做了這個決定。

在醫院裡常常有發生車禍而適合做器官捐的個案，「也許救不了命，但卻可以透過器官的捐贈來讓生命延續，」尹文耀認



爲，「哪怕是再壞的人，在生命的盡頭就可能想做一些好事，更何況是平常就在行善的人呢？」如果能在生命的最後做一些好事，還能夠獲得更多的祝福。

哪怕是他的肉體已經沒有感覺！

但相信他的靈魂一定會知道，會因為讓許多生命能夠獲得重生而歡喜！

尹文耀深信不疑。

便當阿嬤的愛心

「便當阿嬤」又悄悄地來到診間，便當盒裡真是讓人期待！除了有幾十年的好手藝以外，更多了感恩與濃濃的愛心在其中，不論是麵、飯、點心、水果，都讓尹文耀吃在嘴裡，暖在心裡。

「阿嬤的先生住進加護病房，小腸都

黑掉了。又引發腹膜炎、敗血症、休克，加上又中風過，連家屬都想要放棄！」尹文耀說。當阿嬤進到病房來，發現她對生命是如此認真，還有對醫療團隊的信賴，把大家當成是一家人，原本家屬與醫療團隊分屬兩邊的景況，轉變成大家都是站在同一邊，感覺很溫馨。

在動刀盡力挽回的過程中，「腦海中想的只有如何用心、投入來幫助阿公脫離病苦，而非擔心情況棘手，去想如果失敗該怎麼辦；或是打開來後，告訴家屬已經沒辦法了，再關起來，以避免引起醫療糾紛。」尹文耀說。醫療團隊和家屬像是一家人般的相互信任與扶持。

在阿公復原後的固定回診中，細心的阿嬤發覺尹醫師總是過午未食，仍舊繼續



看顧著病人。有一天，陪著阿公來回診的阿嬤手中多了一個便當盒，頭一遭碰到病人這般好意的尹文耀有點不知所措，但心很快就被感動所淹沒。慢慢的，經常不是在阿公回診的日子，阿嬤也會帶著愛心便當過來。「阿公阿嬤雖然沒有生小孩，但是所認養的兒女都很有成就，阿嬤還得過十大傑出婦女。」尹文耀說。雖然阿公阿嬤已經移民加拿大了，但這份與他們互動的情誼，總讓他回味不已。

學會忍耐、付出愛

兩個活潑的兒子是尹文耀最滿足的事，在不斷愛的帶動中，也讓他們覺得是慈濟家庭的一份子。尹文耀總是會拿醫療的個案來和孩子分享，要自己先去愛人，別人才會也愛你，而付出愛無所求才是最珍貴的，就像在參與人醫會的活動中，讓小朋友能夠體會不同的人生。

總會想起的是父親給自己的觀念，凡事要忍耐！要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去忍耐，試著去了解事情的原委，如果動不動就生氣，哪怕自己本來是對的，也會因為自己生氣，而讓別人不了解情況，那麼自己

終究是錯的。就像在手術的過程中，哪怕是團隊成員有些動作不符合自己的要求，也都不會影響自己的專注，也不會因此而動氣來突顯自己的位置。

在健壯的身材下有著纖細與慈悲的心腸，喜歡運動、曾是大學排球校隊的尹文耀練就了一身壯碩的體格，乍聽到他對病人輕柔的語調、暖暖的笑容，在臉上看不到生氣兩個字，著實很難和身材作聯想！

在診間裡，濃眉大眼的他總會專注的看著病人，認真的解釋著病情的發展，眼光中透露的是無盡的關懷，因為他知道病人需要的是什麼，而那是父親用生命教導自己的課程。現在他期待的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器官移植聯繫制度，經由大家的合心協力，讓更多的生命發光、發熱。

